



無盡思 無盡意

——
赵朴初嘉言

刘雅鸣 编著

新 华 出 版 社



刘雅鸣 编著

无尽思

无尽意

——赵朴初嘉言



新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无尽思, 无尽意: 赵朴初嘉言/刘雅鸣编著

北京: 新华出版社, 2014. 7

ISBN 978-7-5166-1136-4

I. ①无… II. ①刘… III. ①赵朴初 (1907~2000) —文集

IV. ①C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165747 号

无尽思, 无尽意: 赵朴初嘉言

编 著: 刘雅鸣

出 版 人: 张百新

选题策划: 张百新

封面设计: 卫 东

责任编辑: 徐 光 张永杰

责任印制: 廖成华

出版发行: 新华出版社

地 址: 北京石景山区京原路 8 号 邮 编: 100040

网 址: <http://www.xinhupub.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购书热线: 010-63077122

中国新闻书店购书热线: 010-63072012

照 排: 新华出版社照排中心

印 刷: 河北鑫宏源印刷包装有限责任公司

成品尺寸: 150mm×230mm

印 张: 12.5

字 数: 150 千字

版 次: 2014 年 7 月第一版

印 次: 2014 年 7 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66-1136-4

定 价: 30.00 元

图书如有印装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010-63077101



趙樣初



生固欣然

死亦無憾

花落還開

水流不返

我身何有

誰能安息

明月清風

不勞尋覓



自序

一番经过一番新

(一)

作为一名普普通通的记者，我有幸也有缘与赵朴初这位广受国人敬重的老人结下了长达8年的奇特的忘年之交。巧的是，我们同为丁未羊年生人，朴老却比我大整整60岁，一个甲子。因为这个缘故，老人对我这个曾经年轻的记者给予了更多的关心与关注。

1992年初春，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先生，到河南考察。作为刚进入新华社河南分社不久的年轻记者，我被派去随行采访。短短5天的行程，结下深缘。此后，通信来往一直持续到朴老最后的岁月。2007年，为纪念朴老100周年诞辰，我完成了《花落还开——赵朴初与一位新华社记者的忘年交》一书。

22年前，第一次见到朴老时，我还是个20出头的小丫头，一派天真烂漫状。当接到随全国政协副主席赵朴初在豫考察的采访任务时，我甚至有些茫然地不知该写些什么。短短几天里，我就知道要不停地记，要尽可能把朴老的每一次



讲话都完整地记录下来。到了晚上，我利用休息时间仔细地听录音，再对照采访本，把朴老的精彩谈话整理出来。当工作人员拿着我整理的材料，把一脸稚气的我介绍给朴老时，朴老似乎对我充满了好奇：“你是我见过的最年轻的记者，可你整理的东西很好。”老人家拉着我的手，充满慈爱地仔细地询问我的年龄，上的什么大学、什么专业等等。我万没有想到的是，后来，回到北京，朴老认真地读了我写的有关这次考察活动的稿件后，亲笔给我写来一封热情洋溢的信，称赞我的作品，要我继续努力。实际上，那些稿件现在看来是多么幼稚与肤浅，可朴老出于对一个年轻记者的爱护与鼓励，竟给我以很高评价。与朴老的忘年之交由此开始，而这份难得的机缘，伴着我成长，成为我人生中最宝贵的一笔财富。

拙作《花落还开——赵朴初与一位新华社记者的忘年交》出版后，不少朋友特别是老同志对我说，对书中我辑录的朴老嘉言集那一部分感到很有价值，朴老的那些至理哲语令人深受启发，百读百思，回味无穷。这使我萌生了进一步搜集整理朴老嘉言的念头。随后，我有意地搜集与朴老相关的资料，特别是他的夫人陈邦织老师送给我的《赵朴初文集》上下卷让我如获至宝。我试图从厚达1450页的巨著中，找到那些一下打动我的片断，把它整理出来，让更多的人受惠。

出版社的朋友听了我的想法，也很赞同，还提出考虑我平时工作较为繁杂，就由我来找出相关内容，由他们打印即可。我说，谢谢你们的好意，但我必须要自己动手来一字一



1992年4月，郑州，朴老欣然与作者合影。

字地把它敲出来，我想通过这种方式表达我对朴老最深切的思念，同时这也是我的功课。我在补课。

与朴老的忘年交往，对朴老而言，可能只是他交游的万分之一都不到，于我则是最珍贵的财富。但非常遗憾的是，对这种交往和财富我在经历的时候都珍惜得不够。或者说叫不懂得惜福。如果我的知识再丰富些，能更沉静些，或者至少能多读几本书，也许会从朴老那里得到更多的教诲和滋养。因为不具备对话基础，以致错过了太多向这位老人家深入学习与求教的机会。很难想象，朴老是怀着怎样极大的耐心来与这个“同年小友”交流的。我想，善良的老人是不会拂一位小辈人的心愿的，以致始终热情地关心着那个他“遇见的最年轻的记者”，留意到她的每一个点滴进步。以年迈



多病体弱之躯认真地写下每一句话，每一个标点，包括每一个信封。这也正是他时时常行菩萨道，不舍众生的一个真切体现。

必须实话实说的是，不论是与朴老认识前，还是结缘之后，我对有关佛教的书或者知识都知之甚少。在几次随同朴老行走中原时，虽然也流水账似的记录下了一路上的所言所议，并把它整理成文字还发表在各处，但那只是记者职业要求使然，自己并没有弄懂其中的深义。我还曾对自己有过一番安慰，虽然不懂佛教知识，但只要有颗善良之心，常怀善意不做恶事不就行了嘛。

也许是随着年龄增长，当我终于能够较为专心地去读那一篇篇充满真情、充满智慧的文章时，我这才真正意识到我曾很轻易地就写下一封封极幼稚信件的那个对象，我曾很轻松地与他面对面坐在一起随意交谈的那位老人，原来有着怎样博大精深的内心世界。他对我们这个国家的一片赤子之心，他对我们这个民族的拳拳之意，都让人深深感佩。而我错过的是怎样一种殊胜因缘啊！

可是，我也看到，或者说叫发现，现在的人对朴老这样一位伟大的老人了解、认识、研究得太不够了，甚至知道赵朴初这个名字的人也越来越少了。这实在是一个太令人惋惜的事。但愿这皆是我的孤陋寡闻导致的错觉与误判。朴老生前，我没能珍惜与他每一次交流的机会，朴老身后，我想用自己绵薄之力通过这微不足道的努力，能为世人尽可能留下些第一手的资料，让朴老的思想和精神真的如佛光一样普照大地，泽被后世。



(二)

从六部口附近熙熙攘攘的长安街上向左一拐，走不多远，有一条带个拐弯的小胡同。2009年12月17日，在一个冬日的午后，阳光灿烂气温却极低。我再次来到北京和平门内南小栓胡同1号，那是朴老的家。置身其中的时候，刚才的喧嚣都被屏蔽在身后，留在人心的只是安详。叩开那个红色的小门前，我总要让自己凝神静气一番。

还是照例捧着一束鲜花。需要提及一笔的是，在朴老家附近的小花店买花时，店主问我有什么需求，我告诉他是为了纪念赵朴初先生的。我问他：“赵朴初你知道吗？”戴着眼镜的年轻店主连连点头：“知道知道，经常有人来我这里订花篮说是去看他的，他们一般用这样的花儿。”他边说边指着架子上摆放着的一个花篮，还真诚地要求帮我送过去。

摁响门铃之际，忽然又听到了一阵熟悉的鸽哨，抬眼望去，一个鸽阵正快活地在空中盘旋飞过。还是那位叫小欧的工作人员来开的门，忙不迭地把我带到北屋——陈老师休息和会客的地方。他大声通报着，保姆也赶来把陈老师搀扶出卧室。92岁的老人，穿着极朴素的衣服，除了背稍稍有些弯，精神竟是非常之好，脸上干干净净的。她一见我就伸出手来，愉快地握住我的手问长问短：“雅鸣同志，你还好吧？”我扶她在沙发上坐下，一直抓着老人的手，仔细打量着，不住地由衷赞道：“陈老师，您真棒！耳朵听得这么好，话也说得这么清楚。”陈老师乐呵呵地回答说：“我有什么棒



的，一天到晚什么事都不做，也不出门。”我问她平时做梦会梦到朴老吗？陈老师说，我一般睡不着的时候就会想他，回忆当时的情景。陈老师告诉我她每天要看5份报纸，饭也吃得不多，一般就待在屋里很少出门。我向她诉说着对朴老的怀念之情，并想从她送我的《赵朴初文集》上下册里摘抄一些片断整理出来，让更多的人来了解朴老一事说了出来，还说书名就想叫作《赵朴初片言集》。陈老师认真听着，对我说：“你的这个想法不错，那个文集太厚了，现在一般年轻人没有耐心读的。”还好心提醒我去跟出版社问一问，可不可以这样做，有没有版权问题。

我提出要去朴老的灵堂祭拜，陈老师立即起身喊小欧来领我过去，还带着歉意对我说：“让小欧提着花篮，我就不陪你去了。”灵堂里依旧摆了不少鲜花，小欧告诉我这都是各地的客人来看朴老时送来的：“朴老走了快十年了，可他灵前的鲜花就没断过，常常是原来的花还没干，就又有新的花送过来了。很多人都想念他啊。”他替我点着了三炷香，告诉我上了之后平放在香盒里就行。我双手虔诚地捧起了那三炷香，恭敬地对着朴老的遗像深深地鞠躬再鞠躬，那从未停止片刻的佛音一直回荡在耳际。

(三)

翻阅着朴老从年轻到耄耋时期的一个个谈话记录，穿越至一个个历史现场，仿佛走进了他波澜壮阔的一生。在整理朴老后期的一些讲话、谈话时，更多了一份熟悉亲切的感



觉，看着那些个无声的文字，我都会在心里把它合成为一种我曾经是那样熟悉的音容笑貌。朴老那慈祥的面容，愉快的笑声，特别是他说话时的声音表情都会被我一一想起，如见其人，如沐春风。在读到朴老 1999 年以后的讲话时，我边敲键盘边会想到，这已经是这位九旬老人最后的岁月了，可他还在不停地忙着。甚至在他去世前一年还以 92 岁高龄亲送佛牙舍利到祖国的香港巡礼。

在中央审定的赵朴初生平中有这样一段话：“作为新中国一代宗教界领袖，赵朴初同志把佛教的教义圆融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之中；圆融于维护民族和国家的尊严，捍卫国家领土和主权的完整，促进祖国和平统一的伟大事业之中；圆融于促进中国佛教界与世界各国佛教界友好交往的伟大事业之中。他恪尽职守，殚精竭虑，为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理论与实践的探索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在这方面，朴老堪称典范。他热烈地赞叹着新中国的成立：“中国人民的解放，给予了中国佛教以涤瑕荡垢、重现光明的机会。”他鼓励僧人积极参加政治生活：“今天参加政治生活，自利利他，自觉觉他，正是行菩萨道，也正是修行。”他以著名的“一滴水只有融入大海才不会干涸”的佛教公案，教导僧人们要积极投身社会主义建设的洪流，庄严国土，利乐有情。他还进而提出了人间佛教的理念。

读着其中的一篇篇文章，特别是经过“文革”破坏，许多庙宇百废待兴，有的已收归园林或文物部门所有，朴老不遗余力地四处奔波、申诉呼吁，没有丝毫懈怠。他对佛教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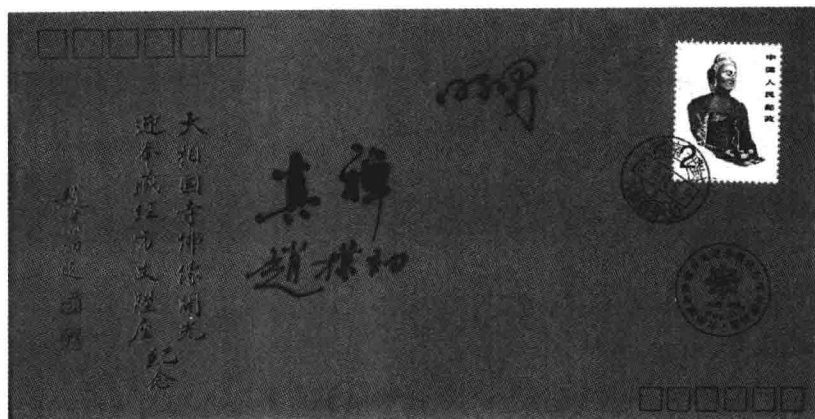


庙方面的拨乱反正、恢复整顿，职责所在，锲而不舍，非常认真。仅我亲历的，1992年，为开封大相国寺重归宗教部门管理，他以80多岁高龄的羸弱身躯，两度来到河南，亲自主持典礼。

面对一些人对佛教历史的无知和对僧人的误解与歧视，他一遍遍地说着同一个观点：佛教不是迷信，是文化。朴老不惜把从伟大领袖那里，从名流那里听到的看到的对佛教文化尊重的故事，反复讲述，通过各种机会疾呼，希望人们重视对佛教文化的研究。他对宗教内外某些过左无知的人物、做法很不以为然，但又表现得极有涵养，多从正面建议，与人为善，从不轻侮别人。

对庙宇的管理和僧才的培养，他更是急切。“僧要像僧，庙要像庙”，这是他常说的一句话。每进一寺，他第一件事就是向庙内的佛像磕头，不顾年老体弱，顶礼膜拜，十分虔诚。他还处处体现出对僧人的尊敬。1992年11月，为纪念大相国寺佛像开光迎奉藏经方丈升座，当时曾发行了一套三枚的纪念封。因为出席活动的大法师很多，大家都纷纷找他们在纪念封上签名，以作收藏。当看到我带来的纪念封上已有了明旻、真禅法师等人的签名，朴老很谦和地执意把自己的签名写在了二位法师名字的下面。他力主大力加强僧伽教育，并不断派出年轻僧人到海外留学。

与朴老接触多的人都了解，常常是先听到朴老的笑声再听到朴老的话语。见了熟人，喜欢举起手杖行合十礼。阅尽世事的朴老在垂垂暮年却仍揣着一颗热情不泯的心，他常以微笑示人，那笑容绝非出于礼貌，而是来自生活历练后的



释然。

一个不能不提的感受是：整理辑录朴老言论时，正值近年罕见的高温天气，手机里不断接到省市气象局发布的高温橙色甚至红色预警信号。向来畏热的我，在一字一字地将那些文字敲录进电脑时，内心里却是一片清凉，毫无酷暑带来的燥热之感。在本书编写过程中，还收录了《每日电讯》的两篇新闻报道。在此一并向相关刊物的编者表示敬意和感谢。

原以为工作量会很大，没想到很快就完成了。忽然有一



种怅然若失之感。这段时间我内心的平静都是靠做这项功课支撑的。一时不知该再做点什么？朴老，我还能为您做点什么呢？

无尽思，无尽意。

目 录

1

满满的都是回忆

——听陈邦织老师忆朴老

在我心目中，他就是一个普通干部，一个国家普通的工作人员。他年轻时候性子急，我性子慢，有时候也会有矛盾。他做事总是很快，有时候也会给我发脾气。

12

伟大的爱国主义者和杰出的宗教领袖

——赵朴初同志生平

赵朴初同志把佛教的教义圆融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之中；圆融于维护民族和国家的尊严，捍卫国家领土和主权的完整，促进祖国和平统一的伟大事业之中；圆融于促进中国佛教界与世界各国佛教界友好交往的伟大事业之中。

花落还开 水流不断

——朴老的遗嘱

生固欣然，死亦无憾。花落还开，水流不断。我今何有，谁欤安息。明月清风，不劳寻觅。

庄严国土 利乐有情

——赵朴初嘉言集

所谓庄严国土，有许多层次，将自己的寺庙管理得清净庄严，也可以算是庄严国土；大而一个城市、一个国家、一个世界乃至三个大千世界都是庄严国土。这就有一个发心的问题。发心应该大一些，只有发大心，才能干宏大事业。如果发心为众生服务，永远坚持不退，那就是发大心，一定能得大的成就。

附录：朴老给作者的信